

放逐与救赎：直击强制医疗所里的女凶徒

(上接 A04 版)

61岁的耒阳人刘美英，10年前因为精神病突发而杀害了自己的丈夫，唯一的儿子自此再没有来见过母亲。宋等红问刘美英：“你儿子来看你没？”刘美英倔强地回答：“不是儿子不来看，是儿媳妇不让他来看嘛！”

据了解，收治在医疗所时间最长的一个男患者，33年里始终无人探望。

宋等红说，别看她们患有精神疾病，但清醒的时候，她们一样有正常的情感，知道谁对她好，也会感恩。每年过年，宋等红和值班民警都会到病室给病人们拜年。有一年大年初一，她照例来给病人们说“新年好”，有一位已经在医疗所住了数十年、平时很少说话的病人突然走过来，在她耳边轻轻说：“宋警官，新年好！”

那一刻，宋等红说自己“眼

药物，给“野马”套上缰绳



这名女病人突然用头撞墙，脑袋磕开了一条大口子。工作人员用专门的带子缠住她的手，将其暂时束缚在床上。

六十多人一间的病室，病人精神疾患程度不一，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。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采访时就亲眼目睹两名女病人因为一个水杯发生争执，值班女协警制止后批评了其中一个强势的病人，却被这个病人“记了仇”——当女协警转身后，这个病人直接将一杯水泼在了她的头上。

见此情形，两名值班医生立刻赶过来，并将对这个病人的行为进行评估。

在女病室里，记者还看到了一个手被束缚住躺在床上的病人。原来，不久前她突然用头猛烈撞墙，将脑袋磕开了一道3寸多长的口子。民警和医生紧急处理后，这名病人被暂时控制在床上。而在一楼的男病室，为更好地管理，民警们正在尝试根据不同程度的病情，分别给病人穿上红、黄、蓝几种颜色的背心。

来自平江县第四人民医院的30余名医护人员负责这里的医疗服务。在医生办公室的白板上，分门别类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不同病情的患者名字，平均一位医生要负责四十多名病人，有两个护士怀孕了还在坚持工作。

“我们要治疗和打交道的是精神障碍患者中病情最凶险和



每天上午9点，宋等红便组织女病室的病人一起做一套在网上颇受欢迎的“佳木斯健身操”，据说有助于身心放松。

泪都要出来了”。

这是一群犯了错的人，但宋等红却更愿意相信，这些罪孽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意，她仍旧希望能让这里的病人感受到家人的温暖。凡是能够联系上家属的，民警们都会反复去做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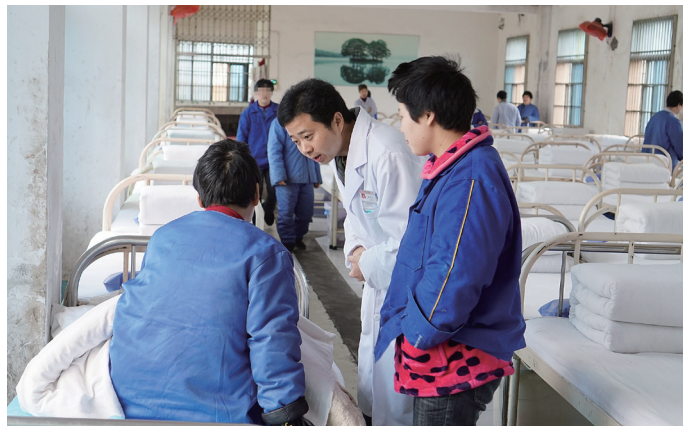
为此，今年2月时还发生了一件温情而离奇的为“黑妹”寻亲的故事。

“黑妹”，皮肤黑黑，嘴唇挺厚，2011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汉寿公安局送到了医疗所。因为她长年在外流浪无法查明

真实身份，民警们就给她取了个名，叫“黑妹”。

2月12日，宋等红偶然看到湖南都市频道《寻情记》在播放一期“寻找芸芸妈妈”的节目。她一眼看出，照片里的“芸芸妈妈”和“黑妹”很像。

宋等红立刻和都市频道取得了联系，但那家人不相信犯有命案的“黑妹”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“最后通过DNA鉴定，这才证实‘黑妹’真的就是芸芸的妈妈！”宋等红说，“黑妹”本是贵州人，嫁到湖南汉寿后生了个女儿。女儿2岁时，“黑妹”精神病发离家出走，一走就是十多年，现在女儿芸芸已经13岁了。虽然一开始“黑妹”的丈夫还有些顾虑，但在民警的劝导下，一家三口的手终于牵在了一起——“黑妹”也终于不再是无名氏。



主任医师赖高平时常到病房询问和观察病人的情况。除了日常用药，这里的病人还可获得定期身体检查。

体质非常好的一个群体，所以压力比面对普通的精神障碍患者要大。别看他们现在很平静，那是被药物控制住了，就如同给一匹野马套上了缰绳。但如果有人藏药、弃药，或是有些病人对药物产生了耐受，我们又没有及时发现，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民警和医护人员神经真是时刻紧绷着。”医疗所主任医师赖高平说。

赖高平介绍，这里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主要有两类，一类是严重的精神分裂

症患者，另一类是抑郁症患者。据统计，来自长株潭地区的病人只占少部分，90%的病人来自于湖南省偏远的贫困乡村。“其实，轻度的精神疾病只要能按时服药，再加上家人合理的照顾，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。怕就怕一没人管，二没有吃药，任由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发展。如果是抑郁症的话，就会引起自杀和扩大的自杀，比如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像梁凤珍。最可怕的是精神分裂症病人，一旦爆发，就可能危及周边的人。”



医护团队中不乏女性，护士黄婷（左三）怀孕了，但她仍然坚持工作。

梁凤珍的悲剧



因患抑郁症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，这对经过治疗后已经恢复理智的梁凤珍而言，是人生中难以逾越的痛苦。

明明吃药就能控制病情，那赖高平口中的梁凤珍，她的悲剧又是怎么发生的？

原来，梁凤珍本是广西人，22岁那年，她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。但当两人谈婚论嫁时，因乘坐摩托车发生车祸，梁凤珍的腿严重受伤，康复后也落下了残疾。见此情形，小伙子竟然悔婚一走了之——但此时，梁凤珍已经怀孕了。经此一事，梁凤珍的身心遭受巨创，抑郁的阴影在心底默默扎下了根。

梁凤珍坚持生下了女儿，后经人介绍，她认识了湖南浏阳一位大她12岁的男子。就这样，梁凤珍带着女儿嫁到了浏阳社港。之后的5年，虽然丈夫对她不错，但对于一个带着孩子出嫁的女人，乡村里的风言风语并没有放过她，这也让梁凤珍心中的疙瘩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沉重。

她曾向丈夫倾诉过这份苦

恼，但木讷不善言辞的丈夫并不能排解她心中的郁闷。生无可恋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强，此时，却没人告诉梁凤珍她其实是患上了一种叫“抑郁症”的病。直到去年7月的一个清晨，一夜未眠的梁凤珍带着必死的决心，颤抖着将手伸向了女儿稚嫩脖子。

在梁凤珍的痛苦回忆中，女儿被她惊醒，睁着圆圆的眼睛还叫唤了一声“妈妈”——梁凤珍说，当时她的手抖了一下，心头有些不忍，但最终她还是闭上眼睛，双手死死地掐了下去……

“自从来到了这里，我每天都双手合十向老天祈求女儿的原谅，如果原谅妈妈，就到妈妈的梦里来……”在记者面前，梁凤珍泣不成声，“很久很久我都没梦到过她，直到前一天晚上，我终于梦到我的女儿了，她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远远看着我……”

回归社会：难以复制的幸运

梁凤珍仍在痛悔中挣扎，但在医疗所里，也有一些相较之下更为幸运的伙伴。

根据我国2013年颁布的《精神卫生法》的规定，2013年元旦后被送进强制医疗所的精神障碍患者，经治疗病情稳定的，医疗团队每半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；风险评估合格，由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，经法院核准后可以出院。

据统计，四年来，这里先后有80多名患者走出了强制医疗所，谭晴珠就是其中一个。

两年前，39岁的谭晴珠用被子捂死了自己8岁的小儿子。因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，她被送进了医疗所。所幸的是，谭晴珠的家人和丈夫选择了原谅。去年12月，经过评估，符合出院标准的谭晴珠由丈夫和家人一起接走了。

现在，谭晴珠和丈夫在上海打工。4月15日，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。谭晴珠告诉记者，出去后，家人担心她睹物伤人，没有让她回家，她便直接和丈夫去了位于浙江台州的婆婆家。现在，她按时吃药，

病情得到控制，家人和丈夫对她很好，大儿子也非常孝顺，治疗所的警官、医生还常常在微信上给她鼓励。

“我现在的的生活平静满足，而且每次我在朋友圈发消息，宋等红警官和医生护士们都为我点赞，我真的感到非常温暖。我虽然经历了不幸，但能够认识他们却是我最大的幸运。”谭晴珠计划再休养一段时间后，就去超市或是家政公司找一份工作，但她也有些担心：“如果我把身份证拿出来，人家查出我是精神障碍患者，会不会不要我呢？”

但谭晴珠的幸运也很少能被复制——40岁的李强出院两个月后就再次被送回了医疗所。14年前，26岁的李强因患被害妄想症，将村里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杀死，家里的房子赔给了受害人。两年前，他符合出院标准后被父亲接回了家。但因为家人不能督促他按时服药，他又常常受到村里人的歧视，双重刺激下，李强因再度肇事被送回了医疗所——等待李强的，是能重新融入社会，还是在医疗所度过余生，这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(下转 A06 版)